

錚錚鐵漢

永懷喬家才兄

● 黃天邁（前駐巴黎總領事·駐加彭共和國大使）

老友凋零不勝悽傷

風雨記同舟，抵掌聯床，暢談天下事，五十年恍如昨日。遽寂音容，袍澤苔岑同一哭。

板蕩識堅貞，運筆著述，橫掃奸邪氣，百萬言風靡當世。長存浩氣，精忠鐵血足千秋。

晚年交遊寥落，最傷感老友凋零。喬家才兄去世，尤深哀悼。以上輓聯意有未盡，現追敘與家才兄交往及有關舊事，以誌悼念。

家才與我同年，丙午馬年生（一九〇六），他長我五個月。我們是同年、同志、同事、同道、同仇。他晚年從事著述，在中外雜誌發表宏文議論，激濁揚清，振聾發聵。我曾附驥助陣。有此數同，交情匪淺。今竟先我而逝，不禁悽傷。

我與家才最後一次見面在台北郊區新店。我們晚年同住新店，兩家相距約一公里，我們經常步行互訪，有時在附近餐廳小聚。我八十歲前喜豪飲，八十歲後僅能與家才淺酌。青年喜談未來，老人喜談過去。我們談不堪回首的往事。家才態度嚴肅，一本正經，不談風月，不揭人陰私。談話主題離不開抗戰時期軍統局及「戴笠和他的同志」。

表彰潛德功不可沒

家才記憶力強，除本身親歷者外，與舊友作採訪式談話，據以撰述過去戴笠（雨農）先生對國家卓越的貢獻及同志們忠勇壯烈事績，歷歷如繪，巨細靡遺。真人真事，是不折不扣的一手資料，非道聽塗說可比。使多年湮沒無聞及被人誤解曲解的無名英雄偉績真相大白，出諸當世。同時激發同道羣起助陣，寫戴笠及軍統局的文章不斷出籠。即慣以齊東在野語作為信史抄襲斷爛朝報的刊物也不得不趨時附和。家才表彰潛德幽光之功不可沒。一九八九年七月，我來美依親定居前夕，家才為我在新店一家吃海鮮的餐廳餞別。我們約定交換年譜自傳，以備二人中後死者為先死者作傳。雖有此約，彼此以尚能多活幾年，迄未踐約，誠屬憾事。

我來美後兩年，家才來美探親，路過紐約。因事前未約好，他到紐約時，我適在長島一鄉村俱樂部與美友「球敘」，竟失之交臂。家才回台灣後來信，有「此次錯過，再無見面機會」一句，不幸竟成讖語。

持正不阿無畏權勢

家才與戴笠為黃埔陸軍官校六期同學，由力行社至軍統局，為資深幹部。我在抗戰末期（一九四二）回到重慶。唐縱（乃建）邀我到軍委會侍從室六組工作，主管國際情報。戴笠因工作需要，商得唐縱同意，簽報蔣介石委員長改調我至軍統局工作。一九四三年，家才自太行山游擊基地回重慶，出席軍統局成立紀念日「四一」大會。我們初次見面，見他樸實無華，耿介剛直，嫉惡如仇，語驚四座。在同志間有「硬漢」及「山西聖人」之譽。我們縱談世局及國家前途，同一見解，同一信念，成為知交。先此家才曾任職內勤，為督察室主任，做費力不討好的工作。同人認為督察專「打小報告」多敬而遠之。被「打小報告」的人則有敵意。家才持正不阿，對犯法違紀者毫不留情，無畏權勢。當年戴笠嚴禁打麻將，聲言犯者槍斃。家才發現主任秘書毛人鳳家有打麻將撲克聚賭情事。彼時尚未發明偷襲攝影機，雖打報告苦無證據，結果以不了了之。家才說：「只打蒼蠅，不打老虎，反與老虎結怨。」他終於辭職外調。

反駁潘其武肇禍端

抗戰勝利前夕，家才出任中美所第四訓練班副主任。中美特技合作準備訓練裝備五萬人為游擊部隊。北自蒙古，南至廣東，全國成立十四個訓練班。戴笠為各班主任，遙控指揮，由資深高幹任副主任，負責實際責任。美教官負責訓練。第四訓練班在綏遠陝西東北大順成、屬第八戰區。家才接替高榮為副主任，策劃游擊爆破工作，績效甚優。惟以與美教官有誤會，美教官報告至中美所。潘其武是華方辦公室主任，小題大做，電斥家才，家才予以反駁。潘其武報告戴笠，主張撤換家才，未成事實。抗戰勝利後在北平一次會報中，戴笠提起陝西舊事。家才發言：「本來無事，潘其武興風作浪。只有你戴先生說他好。同志們都說他不好，不信問問大家。」戴笠一笑置之。但很快傳到潘其武耳中，潘與毛人鳳密切如一人，此事為日後構禍張本。

抗戰勝利後，家才調職北平。中美所在重慶原有特警班，以科學技術訓練刑事警察，仿照美國聯邦調查局做法，培養幹部。勝利後重慶班結束，改在北平設班。戴笠派喬家才、馬漢三、張家銓、樓兆元、唐嗣堯為籌備委員，家才為主任委員。該班準備招收學員一千二百名，大學畢業生五百，高中畢業生七百。因考試嚴格，錄取學員僅七百人。後以戴笠遇空難殉職，訓練班事遂被擱置。

我原任職軍事調處執行部，一九四七年軍調部結束，我改任國防部保密局北平情報站站長。保密局前身即軍統局，局長鄭介民，副局長毛人鳳。我由北平內調局長辦公室主任，長駐南京。家才兩次去南京。第一次他帶去山西醋四瓶送我。他說：「你們河北省人常譏笑我們山西省人『喝醋』。我送你山西醋，你喝喝看，不上癮才怪。」果然此醋不同凡響，酸，但兼有醬油紹興酒味道，真可以喝。這是家才很少有的幽默。以後我無從得醋，並未上癮。

坐牢九年實屬冤枉

馬漢三是我北平站站長前任。勝利後他出任公職。過去他在華北、蒙古、察、綏工作，對佈建，策反等工作經驗豐富。他有幹部，有羣衆。其部屬私下稱之爲「華北王」以此招嫉。他以軍統局老同志散漫，倡導團結，組織「建國力行社」，漢三爲主任，家才爲副主任。此事發生在我內調南京以後。北平站長先由文強接任，不久改由家才繼任。一九四八年鄭介民局長去職，毛人鳳升任局長。我向毛人鳳提出辭呈，同時應台灣省主席魏道明（伯聰）之邀，到了台灣。毛人鳳賦予我以督導保密局在台灣工作特殊任務。他採納我的條陳，林頂立接替郭壽華爲台北情報站站長。

毛人鳳北上視察，在北平將馬漢三、喬家才、劉玉珠押解南京法辦，罪名是「搞小組織」。劉玉珠爲漢三多年助手，以創辦一信託公司，涉嫌資本來自漢奸賄款，爲貪污重罪。漢三被其牽累，罪上加罪。漢三與劉玉珠皆判處死刑。家才與信託公司無涉，判處無期徒刑。軍法審判並非由國防部軍法局承辦。保密局沿襲軍統局「家法」，由司法處負責審訊，有時由副局長、主任秘書及司法處長會審，擬定罪名刑期後，由局長作最後決定，有權增減刑期。重大案件如死刑需呈報總統核定，即爲定案。監獄亦即保密局本局的拘留所。人犯隨時可以保釋。局長可下令開釋。因此刑期伸縮性很大。家才坐牢九年，實屬冤枉。當然，家才與毛人鳳有宿怨。他任北平情報站站長時，曾痛罵毛人鳳之好友李廣和、劉秋芳夫婦，不啻火上加油，惹禍上身。來台後，我與張家銓聯絡老同志四十人，聯名保釋家才。先向毛人鳳局長（保密局改名情報局）試探口氣。毛人鳳說：「喬家才在獄裡天天罵我。他幾時不罵就放他出來。」毛人鳳死後，家才始得恢復自由，係由於鄭介民大力支持。

忠奸義膽躍然紙上

漢三以「搞小組織」及貪污兩罪俱發，加上不遵黨中央的決定，而爲李宗仁助選的罪名。行憲後第一次選舉總統副總統，中央指定孫科爲副總統候選人，我負責一助選小組。漢三公開爲李宗仁助選，違背中央意旨，亦爲毛人鳳加罪藉口之一。我在台灣曾上書毛人鳳，營救漢三，以人微言輕，未發生作用。前軍統局老幹部文強向中共靠攏，寫文章大罵戴笠及軍統局。最可笑的他竟說馬漢三搞小組織，擁鄭（介民）倒毛（人鳳），「搖鵝毛扇的」是我！真是荒謬絕倫。他又造我很多謠。家才往大陸探親，曾與文強見面，我問家才：「何以文強總跟我過不去？」家才說：「你在南京做辦公室主任時，大概對文強禮貌欠周，所求不遂，故心懷怨懟。爲騙取政協席位及稿費，不惜信口雌黃。他處境可憐，說寫皆非出於自由意志，可以原諒。」

有人說戴笠雖譽滿天下，也謗滿天下，不是完人，喬家才對戴笠崇拜頌揚，近乎愚忠。家才的答覆是：「不錯，世人對戴笠有褒有貶。要看清楚褒者是誰，貶者是誰，才可以作對戴笠的評價。」我引用四書一節，作家才說的話的注解：

子貢問曰：「鄉人皆好之，何如？」子曰：「未可也。」「鄉人皆惡之，何如？」子曰：「未可也。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，其不善者惡之。」（論語子路第十三）家才中年在獄中消磨了無情的歲月，耽誤了立功立業。出獄後發憤爲文，完成皇皇巨著，佳評如潮，洛陽紙貴。總算得到補償。司馬遷在「太史公自序」中說：「昔西伯拘美里，演周易。孔子厄陳蔡，作春秋，屈原放逐，著離騷。左丘失明，厥有國語。孫子臙腳，而論兵法。……」今家才有縲紲之災而著「關山煙塵記」、「鐵血精忠傳」、「戴笠和他的同志」等巨著，忠肝義膽，躍然紙上。叛徒貳臣等讀之，能不愧煞！